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四十八 四十九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晉書卷四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八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内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為太

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隷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

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黄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絶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絶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内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皷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

遷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内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爲護軍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内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

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
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
不能恊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
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
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内外之官據文
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
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
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為

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筞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

投死地勇氣淩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

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既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絶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

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寃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狗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

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擾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絶故臣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

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

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内有朱虚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揺於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為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絶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絶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

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
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
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
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
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
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在州郡雖功高不封
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
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

愛匕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

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禄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尫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

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為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惠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蓂莢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為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

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為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叙前世成敗以為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寛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與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為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埀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為相堯崩三年之喪

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宫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竝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

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賔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

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闚闞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為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慺慺亦竊願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

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

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悉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孤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宫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穎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

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為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

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逄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

其功如彼用暨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晉卿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彊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倶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

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
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
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桀
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
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
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
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為晝被文
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為漢所

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
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
魚者獺也爲藪驅雀者鸇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
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
唐虞之禪豈徒頼良平之竒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
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
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
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

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縁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絶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王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為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頼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

為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
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
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
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内外
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絶而太后
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
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

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偽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為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

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辯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

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支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

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

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蓽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

有休息之牛固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
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
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
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
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
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
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
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

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竝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叙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

討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勛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

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竝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巍巍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慊

㥿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為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纘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

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
復令駿之誅也纉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
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纉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
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塡冢而逃纉獨以家財
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纉才堪佐著薦於祕
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
遂不能用河間王顒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
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纉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

曰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
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
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
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梁
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
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
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
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

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
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
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
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
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
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
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遹
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

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
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
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
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
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
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絶貴戚子弟輕薄賔客
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
共論議於前勑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

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没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

陛下驕遹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
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
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
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
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
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悾悾之誠皆
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
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

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纉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纉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

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
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
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
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
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䰟之痛
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幾傾宗廟賴
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
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蘧

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旣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旣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茍志於忠無往不可歴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寛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

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寛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髠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郉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

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縁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宫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衞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宫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得

輒嚴須録詰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
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
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
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而爰倩
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以寵其
䰟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
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纘又
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

道出入動静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𢪍白衣南安朱沖比者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已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以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竝如氣類吳太

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
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
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
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
撻伯禽曹參笞窋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
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
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
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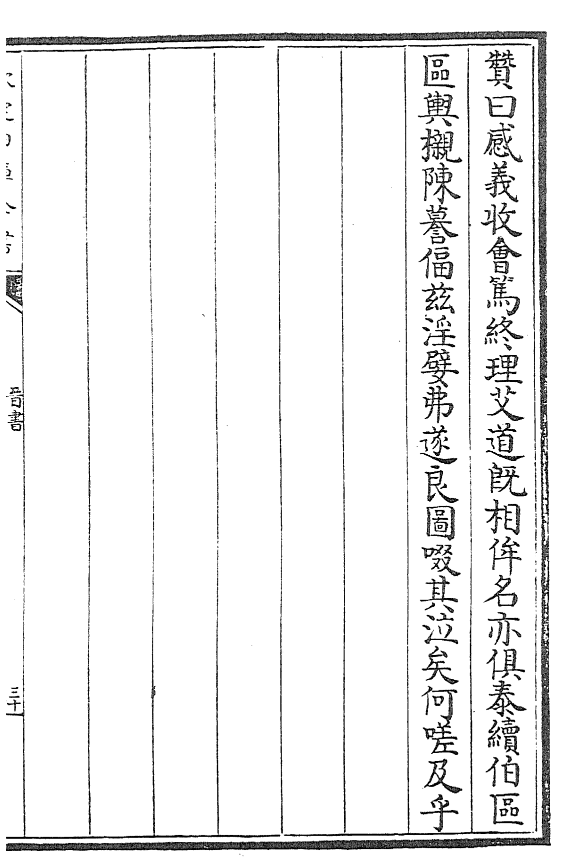
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猶庶人萬幾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纘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沖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行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

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為右率如聞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為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為當

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沖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閤兒作此為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徵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

晏然莫不為恠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
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
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纘以車
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纘又表宜還纘不護
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纘五子皆開
朗有才力長子亨為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
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為晞所
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慘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欒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旣相侔名亦俱泰續伯區區輿櫬陳謩倡茲淫孌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晉書卷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八考證

段灼傳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由綱目作油

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臣宗楷按綱目漢後主建興十一年春正月青龍見郟摩陂井中水經注摩陂在郟縣縱廣可十五里此靡字當係摩字之訛

晉書卷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十八 史部

晉書卷四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九

阮籍 兄子咸 咸子瞻 瞻弟孚 從子脩 族弟放 放弟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

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

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鄉下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叅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

崩復為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内
侯從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
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
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
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
風土帝大悦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
内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

卽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内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

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毁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髪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

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隣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

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録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

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
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
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
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
内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子渾
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
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

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恠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絶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

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鼔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趍之瞻

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

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黙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遥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

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涖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為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内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

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
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
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
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
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
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
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
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

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

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

偉後為黄門郎陳留内史果以世事受累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修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賛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摇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鶯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髙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禄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叅軍太子洗馬避亂

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攸字思度祖畧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内史攸少與孚竝

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

駕而攸侍太子常説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

黄門侍郎還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

沖庾氏執政攸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

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寳平梁碩自交州還

攸設饌請寳伏兵殺之寳衆擊攸敗走保簡陽城得免

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飢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

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

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為言之萬叙說既畢裕以傳嘏為長於是搆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為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静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

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禄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竝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竝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貰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寧普傭早卒

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叅軍儁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竝列顯位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

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虚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

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

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畧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内山濤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沉黙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

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絶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為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栁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

鞹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為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

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

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
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
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
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
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
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
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
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

可見黄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
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既以解
足下并以為别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絶巧而
好鍛宅中有一栁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
以鍛東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輙千里命駕康友
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
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祜少
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

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眞曰予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耻人之多辟政不由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

訟究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
補雍雍鳴鴈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
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遘兹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
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黙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
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
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内疚
庶勗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
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

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

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

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别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内懐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内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

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葢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

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絶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為散騎侍郎轉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産有無介意

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
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
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
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
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
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
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

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

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纉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竒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

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慠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叅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

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勌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眄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

卒歳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
敦以其名高雅相賔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宫見之甚
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
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温嶠嘗
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
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奸
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
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

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怗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麄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

諸已糸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

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涖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別有傳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為太尉長史終河

南令輔之少擅髙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縦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彦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誠為後進領袖也辟别駕太尉掾竝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為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召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為放

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
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
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
見甚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
之名引為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
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
之職越復以為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
帝以為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
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
闚而厲聲曰彦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
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
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

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為温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内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

北地傅暢中山劉輿頴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為兵東嬴公騰辟為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

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聞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畧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輙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

曰滄海横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煑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頽縱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彛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

宏伯高平郄鑒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卞
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
委伯而旻爲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
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録朝士旻爲右長史旻知敦
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
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爲丹陽尹時朝士過
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旻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
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

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
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
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
生勒馬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貴
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
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
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髙平張嶷以

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鎖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

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慼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顔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恠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

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戸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戸外脱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

拾晝夜特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

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

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餐名利其退也居和履順以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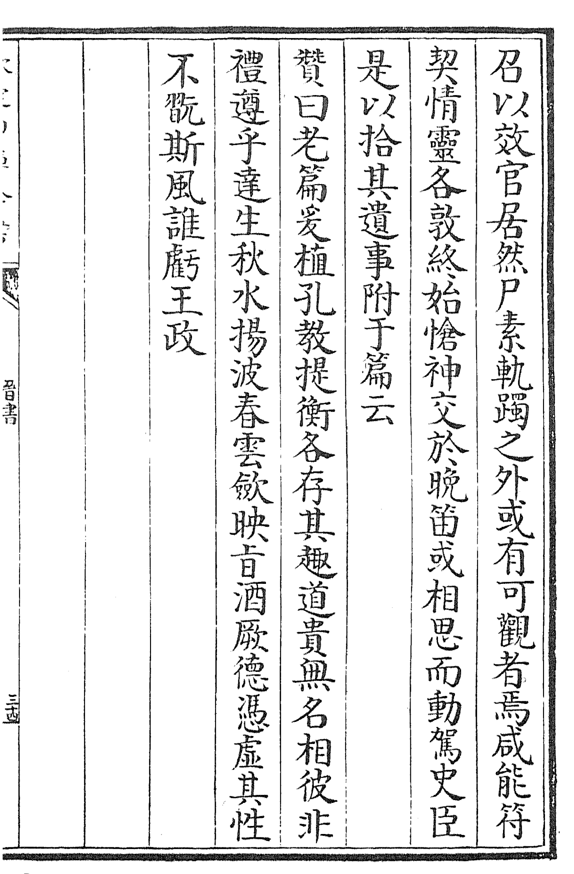
天眞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

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

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

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

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𡎺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絶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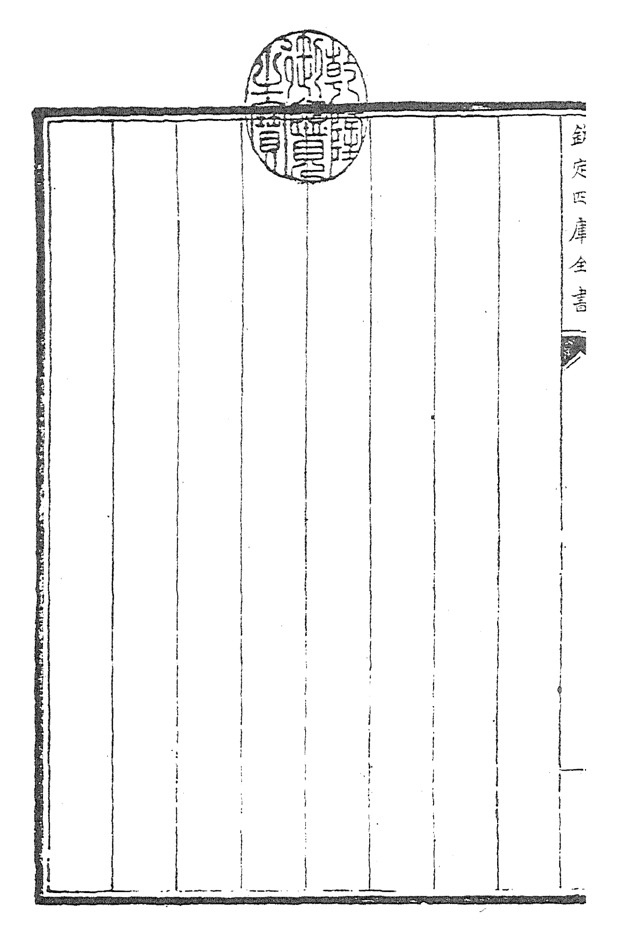
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晩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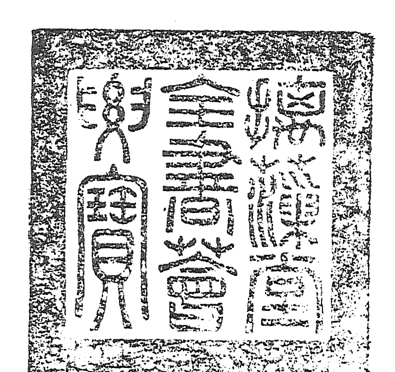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晉書卷四十九

謹案卷四十八第十六頁前七行臺孝威刋本威

譌感據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舉人臣韓騰